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鉉署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卷之八

宋眉山蘇東坡先生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碑

表忠觀碑

觀在今浙江杭
舊湧金門外龍山縣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人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

卷八

碑

一

會文堂書局印行

山、賁、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苔、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

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徐度曰。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詆訾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慚。方苞曰。趙公奏本軒豁老健。故可用史記三王世家體。然趙果能此。則其他文傳世行後者宜多。豈此奏故子瞻代爲耶。吳汝綸曰。雄遠是子瞻本色。至氣體堅蒼古厚。則當爲集中第一篇文字。

抃

趙抃字閱道宋衢州西安人

錢塘

今浙江杭州縣

臨安

今浙江臨安縣

武肅王

鏐

錢鏐字具美臨安人唐末爲鐸海鎮東軍節度使封

越王又改封一吳王後梁篡唐封卒吳越國王以鄉兵破黃巢

告人曰伏山安谷中射八百里其將乃眾聞兵趨八百里卒尚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有引兵者

過八都兵唐僖宗時曹師董昌等掠二浙都將號杭州縣八都兵討劉漢弘劉漢弘使為謀浙

策授并汝浙東錢鏐克破越州董昌謂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昌以越叛朝廷不許昌越王

羅悅平詔委鏐進討為執昌斬之鏐遂兼帝昌浙東之地元瓘七年瓘第七子在位仁佐按

五代史宋史俱作佐元破李景兵已而唐兵運初閩李仁達作亂據福州附臣乞南唐

擊于敗唐兵吳越遣兵救之叙擊唐叙第九子周常州不顯克德宋太宗遣使入貢國三年上表兵

舉族其歸于京師國除西蜀孟昶江南唐河東劉氏漢北寶融三句融傳按寶融

據有五武郡謂之河西五郡龍山鳳凰城之支隴天目山有兩峯臨安縣西北山

右相對名茗水有縣中合流出天目山至太湖與龍飛鳳舞二句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兩

塘仰天誓江之吳越備史中和二年劉漢弘遣弟陰雲蔽月以濟我西陵董昌遣王

起渡江破賊射潮吳越王錢鏐具于疊雪樓命水犀軍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頭三千

見趨錢西陵十國詞箋金券玉冊玉冊金券賜認鐵券後唐莊宗賜玉冊金印起大城其

居城東巨江干泊錢鑄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歲時歸休二句五代史錢游衣錦

覆以玉帶毬馬五代史梁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

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嘆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懷璉

俗姓陳龍谿人，工詩。如如，佛家語，妙道圓融，性相如如，常住不遷。金山在江蘇西北四明即

州今浙江舊甯波府以四明山得名

阿育王山在浙江鄞縣東北去定海縣三十五里

寶文閣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寶文閣成

昭陵

仁宗陵曰永昭陵在河南鞏縣西南

漢明

漢明帝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始見後漢書

山君

也山神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口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珠崖僭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僊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路侯

路博德漢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出征。馬侯陵人。建武中

光帝

拜女子微側微反。擊交趾破之。斬微側。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城

九郡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玉關。即玉門關。在今西域。建武二十年。西城十八

邊以

中國初定。北徐聞。縣名。故城在今珠崖。漢郡。治嶧。都在今儋耳。治義倫。今廣

之議

大發軍捐之。以爲不當。擊由是罷。珠崖反。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衰盛。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葺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雖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熹曰。東坡作韓文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王世貞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極論。層見疊出。

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蔡世遠曰。上半總

論韓文公。後半方是潮州廟碑。精力全注在上半。後半只淡淡寫來耳。

由呂句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甫侯皆周傳說句莊子傳說乘東維

星良平陳平賁育孟賁儀秦蘇秦張儀正觀唐太宗開元唐玄宗房杜姚宋房玄齡杜

唐賢相皆八代齊東漢陳隋忠犯人主之怒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公為刑部侍郎憲

刺史潮州勇奪三軍之帥唐穆宗初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公宣慰其軍

而歸之力折其黨唐書本傳豚魚易中孚信及豚魚言豚與魚物開衡山之雲按韓公

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掃衆陰氣晦味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馴鱷魚句潮州

非正直能感通須與盡掃衆陰氣晦味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馴鱷魚句潮州

有鱷魚食民產且盡公至任數日爲文投水中是夕有皇甫鏞唐臨涇人憲宗時

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自是潮州無鱷魚患皇甫鏞唐臨涇人憲宗時

潮州憲宗得公謝表欲復李逢吉唐龍西人穆宗時拜同平章事性刻忌險譎翰

用之鏞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唐龍西人穆宗時拜同平章事性刻忌險譎翰

史中丞時公爲京兆尹逢吉激二煮蒿悽愴禮記注煮謂香臭蒿謂氣蒸然也貌疏

人使爭因奏二人不協還其官煮蒿悽愴昭回言光耀之同轉也詩籍湜張籍皇甫湜

咸池淮南子曰出于扶桑神木古謂昭回言光耀之同轉也詩籍湜張籍皇甫湜

公所倒景日光反從下照謂九嶷山名在今湖南甯英皇娥皇女英堯之妃也祝融南

重所倒景日光反從下照謂九嶷山名在今湖南甯英皇娥皇女英堯之妃也祝融南

蘇東坡文集卷八碑六會文堂書局印行

神之海若神海釣天呂覽中央巫陽古之善占筮人受天帝之爆鵝鵝卜漢書魯人信

骨注也以進也羞也荔丹蕉黃韓文羅池廟碑被髮下大荒韓詩駢然下大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甯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曾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

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

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高祖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

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眞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